

没有永久的霸权

· 劳垅 郑德鑫 等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没有永久的 霸权

（美）詹姆斯·曼罗斯 著

程作民 译



没有永久的霸权

〔美〕保罗·肯尼迪 著
劳 垵 郑德鑫 等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沈阳

没有永久的霸权

Meiyou Yongjiu De Baquan

〔美〕保罗·肯尼迪 著

劳 垓 郑德鑫 等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70,000 开本: 787×1092 $\frac{1}{2}$ 印张: 18.25 插页: 2

印数: 1—1,814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可可

版式设计: 任 和

封面设计: 刘冰宇

责任校对: 王绍斌

ISBN 7-205-00897-2/D·175

定价: 6.50元

引 言

这是一本关于“近代”(即文艺复兴以后)历史时期国家和国际力量的书,其目的在于追溯和阐述自从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家”以及全球性跨洋国家系统创始以后,五个世纪内各个大国的兴衰以及相互的关系。当然,书中不免要大量地谈到战争,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重大影响的、在大国联盟之间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性战争。但是,这并不是一部严格的军事历史书。书中也要追溯到1500年以后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至少说,不是一部直接记述经济历史的书。书中的论述集中在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着重说明在国际体系中的各个主要国家如何增强其财富和实力,以争取成为(或保持为)繁荣富强的国家。

因此,本书副标题中所说的“军事冲突”,总是在“经济变化”的背景下进行考查的。在这一时期内,大国之间此起彼伏,一般都是武装力量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某些国家在战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其生产经济资源的结果。更进一步说,这还联系到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的几十年间,那个国家的经济,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是处于上升或下降的地位。由于这个原故,本书认为,对和平时期的各个大国地位逐渐变化的研究,同对战时作战情况的研究,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以上提出的这个论点，在本书正文中还要作更详细的分析研究，但其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在世界事务中，各个主要国家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各个社会力量增长的速度不一样，有一些社会由于技术和组织形式的突破可能比其他社会取得更大的优势。例如，1500年以后远程装炮帆船的出现以及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对于欧洲各国的裨益并不是一致的，因此，有些国家发展得较快，有些国家较慢。同样地，后来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的发展也不平衡，有些国家发展得较快，其国力就大大地增强，而其他国家就相对地削弱了。那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提高，自然在平时就能够更好地承担大量的军备开支，而在战时就能够维持和供养大规模的陆军和舰队。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浅陋，带有重商主义的色彩，但是，军事力量总是需要财源的支持，而财源的获取和保护也总得依靠军事力量。然而，一个国家的资源如果过多地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会削弱。同样地，如果一个国家过分强调对外扩张（例如，侵占大片领土或进行费用浩大的战争），那么，由于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利益，很可能被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完全抵销了，尤其当那个国家进入相对经济衰退的时期，这种困难的局面就更加严重。自从16世纪西欧进展以来，大国体系中几个主要国家，如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现代美国的兴衰历史充分说明，从长远的观点看，各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财政收入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相互关系。

在这几章里记述的“大国兴衰”情况可以简略地概述如下。第一章为后面几章确定了时代背景：考查了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分析了当时几个“权势中心”——明代中国，奥托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分支即蒙兀儿帝国，俄罗斯帝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以及中欧西欧诸国——的优势和弱点。在16世纪初期还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中欧西欧诸国将会凌驾于其余各国之上。但是，尽管当时那些东方帝国，与欧洲各国相比，貌似强大而且组织严密，它们都深受权力过于集中之害。这些国家不但在宗教方面，而且在商业活动及武器发展各方面，都要求有统一的信念和办法。而在欧洲各国就没有这种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在各个王国与城邦之间互相竞争，战争频繁，因而促使人们不断寻求军备的改进。军备改进又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形成一种互相竞争，富有进取冒险精神的环境。因为欧洲社会中对于改革的障碍较少，所以，经济生产不断盘旋上升，军事效能日益加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凌驾于世界其他地区之上。

这种技术发展和军事竞赛推动了欧洲各国向前发展，彼此你争我夺，各不相让；但是，在相互竞争的各国之中，仍然可能有某个国家获得充分的资源，凌驾于其他各国之上，因而在欧洲大陆占统治的地位。在1500年以后大约150年之中，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的朝代——宗教集团就企图争取霸权地位，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力图遏止“哈布斯堡王室争霸”的野心。这在本书第二章中有全面的叙述。在本书所有各章中，对于各个主要国家的优势和弱点，

都作了比较分析，也就是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的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许多战争所造成的后果。这一章的主题是说明，尽管哈布斯堡王朝拥有大量的资源，但是由于他们过分从事扩张，不断进行战争，致使经济基础日趋薄弱，不能支持浩大的军事消耗，形成头重脚轻的局势。至于其他的欧洲大国，虽然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它们还能够勉强地保持物质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比哈布斯堡王朝略胜一筹。

第三章论述1660年至1815年间大国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大国集团与其他许多对手之间的较量。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时期中，某些过去的大国，如西班牙和荷兰，逐渐沦为次等国家，而其他五个主要国家，即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逐渐上升，进而控制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和军事。这些国家以变易不定的联盟方式，进行了一系列长期战争。在这一时期，法国首先在路易十四后来在拿破仑的统治之下，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其势力之大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但是，法国的野心总是受到阻遏，至少在最后阶段终于为其他各大国的联盟所击败。由于18世纪初期各国维持和供养常备军和国家舰队的费用浩大，凡是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信用制度的国家（如英国），就比其他财政金融落后的国家，占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地理位置的因素，对于这些长期纷争、变幻不定的大国的命运，也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到了1815年，俄国和美国这两个“侧翼”国家，就变得非常重要

了。这两个国家既可随时参与中欧和西欧的斗争，而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致受其波及。进入18世纪以后，这两个国家，在保证欧洲大陆均势不变的条件下，得以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其势力。最后，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使国力增强，既可以向海外扩展其殖民地，又可以阻遏拿破仑称霸欧洲的野心。

1815年以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与前一时期相比，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长期性的联盟战争完全停止了。由于欧洲各大国的关系比较协调，形成战略上的均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或者企图争取霸权的地位。在1815年以后的十年中，各国政府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内的不稳定局势，以及越过它们的大陆本土作进一步的扩张（如美国及俄国）。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使英帝国得以在海军、殖民及贸易各方面不断扩张，并且由于垄断了蒸汽工业生产，更处于有利地位，因而国力日益强大，如日中天，称雄全球。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工业化发展到其他地区，使国际力量的均势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主要国家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因为那些国家有丰富的资源和组织力量，可以开拓更新的生产方式与科学技术。这一时期发生了几次重要的战争逐渐改变了大国的地位；例如，克里米亚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这些战争导致了某些国家的失败，因为它们未能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也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不能支持庞大的军队和昂贵而复杂的武器装备，以适应战争性质改变的需要。

所以，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生产增

长的不平衡，国际体系更加动荡不安，错综复杂，远过于50年以前。这种混乱局势首先表现在1880年以后，各个大国疯狂地竞争，攫取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新殖民地，一方面为了掠夺财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要争取优势，不甘落后；其次，这种混乱局势也表现在各国海陆军日益加强的军备竞赛，并且，各国在和平时期就缔结了固定的军事联盟，以保证在战事发生时有可靠的盟友。但是，在1914年的前一时期中，在各国攫取殖民地的争夺和历次国际危机的后面，我们看到每十年统计的经济增长指数表明，全世界实力的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00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主要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已无法维持了，传统的欧洲大国，如法国、奥匈帝国以及最近统一的如意大利等国家，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免在竞赛中落在后面。对比之下，那几个幅员辽阔，横亘大陆的国家，如美国与俄国，就很快地跃居前列，虽然沙皇俄国的生产效率较差，但仍占着优势。在西欧各国之中，只有德国还有力量向前推进，跻身于未来的世界大国之林。在另一方面，日本则一心想独霸亚洲，无意于更多的扩张。所有这一切变化不可避免地给英国带来许多严重的、甚至无法解决的难题。它已感到不可能象半个世纪以前那样保护它的全球利益了。

1900年以后的50年中所看到的主要发展是两极世界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中级”国家的危机（如第五、六两章的标题所表明的）。但是这整个体制的转变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地，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其惨痛的流血斗争，对于工业组织和国家工作效率给予高度重视，因而使

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后者虽然很快实现了现代化，但生产仍然落后。但是，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中，德国在东线虽然取得胜利，可是在西线却遭到失败，而它的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和近东战场上也濒于崩溃。后来美国参战，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援，终于使西方盟国拥有足够的资源，战胜了它的敌对联盟。但是，所有原来参战的国家经过这一场战争都已经精疲力尽。奥匈帝国消失了，俄国正在闹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以至英国本身虽然取得胜利，但也损失惨重。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日本在战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它在太平洋的地位；而美国在1918年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的纠纷中退出，而俄国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也同样地采取了孤立主义政策。这就使国际体系与基本的经济现实更加脱节，其严重程度超过本书所论及的五个世纪中的任何时候。英国和法国虽然削弱，但是在外交舞台上仍然占着中心位置。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们的地位就受到军国主义化的、修正主义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挑战。德国处心积虑要称霸欧洲，其野心更甚于1914年。然而，从国际背景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俄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也迅速发展成为工业超级大国。因此，那些修正主义的“中级”大国就陷入困境；它们必须立即向外扩张，否则，就会被美俄这两个大陆巨人所压倒。这些要维持原状的中级大国面临的难题是，如果它们要打退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很可能同时也削弱了自己。第二次大战中虽然经过了许多升沉起伏，但基本上证明

它们已处于衰落的地位，不能不感到忧虑。轴心国家虽然在初期取得辉煌的胜利，但由于其生产资源之不足更甚于1914至1918年，最终归于失败。它们所取得的唯一成就是，在它们被优势军力彻底击败之前，已使法国失去了地位，英国也无可挽救地削弱了。所以，到了1943年，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到来，而军事力量的对比与世界经济资源的分配重又归于一致。

在本书最后两章所涉及的时代中，看来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思想意识上，两极世界确实已经形成。这在政治上就反映为多次出现的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特殊类型的大国，由于核武器和远程投射系统的出现而更加巩固了它们的地位。这意味着当前的战略和外交景观已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时期，更不用说1800年了。

但是，大国兴衰嬗变的过程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各大大国力量的增长和技术发展的速度各不相同，而使全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也不断变化，更进而影响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从军事上说，美国和苏联，从60年代至70年代以至80年代，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由于这两个国家一直用两极的观点，往往是摩尼教善恶两极的观点来解释国际问题，彼此争强夺霸，致使军备竞赛逐级上升，而其他大国则无法与之匹敌。然而，在这几十年中，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例在1945年以后的十年处于最低点，但随后就不断上升。欧洲国家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以后，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发展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异乎寻常；据某些方面的推算，最近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对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显得缓慢了，其生产总值和财富占全世界的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急剧下降。所以，撇开那些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推测，显然，一个多极的世界已经再度出现了。由于本书主要是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看来很有必要列入最后一章（虽然只是推测性的）探讨当前各个大国军事力量对比和生产力量对比之间不协调的情况，并指出当代的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即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和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及机会，因为这几个中心都在尽力设法解决如何运用国家手段以达到国家目的这个历史悠久的难题。各个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决不会到此结束的。

由于本书的范围如此广泛，很明显，不同的读者将会抱着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有一些读者可能从书中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内容：广泛而又相当详细地论述过去5个世纪以来各个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其相对地位的影响，以及战时和平时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按照书名的定义，本书不论及小国，（一般地）也不谈到小国之间的战争。同样地按照书名的定义，书中，特别是中间几章，大量地以欧洲为中心，这，对于一本这样主题的书，也是势所必然的。

其他一些读者，尤其是那些政治科学家们，他们所最感兴趣的是，对“世界体系”以及经常发生的战争模式找出一一般性的规律来。对于这些读者，本书恐怕达不到他们的要

求。为了避免误解起见，在这里必须说明，本书并不涉及如象康德拉蒂夫所提出的经济升降循环与大规模（或“全面的”）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不着重地论述关于战争根源的一般理论，以及大国的兴衰是否会引起战争等问题。本书也不涉及关于帝国的理论，不探讨帝国统治如何形成（如迈克尔·多伊尔近著《帝国》一书中所述），以及帝国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等问题。最后，本书也没有提出任何一般性的理论，说明什么样的社会形式和社会政府组织能够在战时最有效地利用国家的资源。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希望作出上述一般性理论的学者来说，本书却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本书后面所以附有大量详细的注释，其理由之一就是为那些对战时财政经费之类问题有兴趣的读者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来源）但是，历史学家与政治科学家不同，他们在探索一般理论时所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历史资料往往过于繁复，无法据之“严格”地作出结论来。因此，虽然有些战争（如1939年）可以归因于决策者害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是，1776年开始的（美国革命战争）或者，1792年开始的（法国革命战争），或者，1854年开始的（克里米亚战争），就不可能作这样的解释。同样地，我们可以把1914年奥匈帝国的事件作为一个例证，说明一个“衰落”的大国可能会触发一场大战来。但是，一个“兴起”的大国如德国或俄国有时也会起到这样关键性的作用。这就使理论家们难于解释了。所以，由于我们掌握的历史材料互相矛盾，对于那些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如，帝国有利或有害，帝国的控制是否受可衡量的“力量——距离”比

例的影响等问题，可能有时的答复是“是”，有时是“否”，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如果我们撇开了这种先验性的理论不谈，只是简单地考查一下过去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那么，很明显，我们还是能够作出几点一般适用的结论来的——当然，必须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举例说，我们看到，在一般经济和生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各大国在国际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有二个很好的例证：16世纪以后，贸易的动向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和西、北欧；而1890年以后的十年中，世界工业生产的再分配从西欧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两个例证都说明经济的转移预示着新的大国的勃兴；这些新的大国对于未来的世界军事领土秩序迟早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说明为什么最近几十年世界生产力量的比重转向“环太平洋地区”，这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所应关心的问题。

同样地，历史纪录还说明，从长远观点看，各个大国经济的兴衰和它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帝国）的兴衰之间，有极其明显的联系。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其原因有二。第一，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才能支持大规模的军事设施。第二，就国际体系而言，财富与力量事实上总是互相联系的。300年前，德国重商主义作家冯·霍尼克曾说过：

“一个国家当前的富强并不取决于它拥有的力量和财富的雄厚，而是取决于它的邻国拥有的力量和财富比它更多或更少”……

在本书各章中，将反复地证明这一论点。18世纪中期，

荷兰的财富在绝对数字上超过100年以前，但是，那时候它已不是一个大国了，因为它的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占有的…更多”（即，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从绝对数字上看，比1850年更富强，但法国不能以此自慰，因为它有比它强大得多的邻国德国，就使它黯然失色了。英国现在比过去维多利亚中期全盛时代拥有更多的财富，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更为强大，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它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从25%降到3%了。如果一个国家占有的比它的邻国“更多”，情况就很好；如果“更少”，那就不妙，就要发生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力量的升降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其步调总是一致的。本书所引证的大部分历史事实说明，经济力量升降的曲线和军事/领土影响升降的曲线之间有一个显著的“时间距差”。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扩张的大国（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是更加重视国家的财富，而不愿将大量资金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以后，国家计划的重点可能发生变化。早期的经济扩张曾经带来一些海外的负担（更多地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以至军事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竞争的大国经济扩张的速度更快，也必然要扩大它们在国内外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愈来愈剧烈，市场的份额受到侵蚀。悲观的观察家们说是衰退，而爱国主义的政治家们则要求“革新”。

在这种极为混乱的环境中，有的大国在国防方面花的钱比两代人以前多得多，可是感到国际环境却反而更加不安

全；这只是因为其他的大国发展得更快，变得更强大。西班牙帝国在扰攘不安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军费方面的支出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王国经济比较安定的时期要多得多。英国在1910年爱德华德王统治时期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帕姆斯顿逝世时英国经济全盛时期要多得多，但是在1910年的英国，有谁感到比以前更安全呢？美国和苏联今天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这在以后还要谈到。大国在衰落时期本能的反应是为保障“安全”花更多的钱，因而必须挪用一部分潜在资源的“投资”，这从长远观点看，就更加深了它们处境的困难。

从本书提供的500年的历史资料中，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的历次重大的联盟战争的最后结局，与双方动用生产资源数量的多寡，两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18世纪西班牙继承王位的战争，七年战争及拿破仑战争，以至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等大规模的斗争，都证明了这一点。每一次长期的残酷的战争最终必然转为对联盟双方的实力的考验。随着战争的延长，交战的双方哪一方占有“更多”或“更少”，将愈来愈起到重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作出上述一般性的论点时，决不能陷于粗浅的经济决定论的泥淖。虽然这本书主要的意图在于追溯过去五个世纪世界事务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经济决定一切，或者说，把经济看作是各国成败的唯一因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许多的原因：如，地理位置，民族精神力量，联盟体系，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都可能影响各